

沫若文集

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沫 若 文 集

第六卷

※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70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书号 759 字数 206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1}{8}$ 插页 4

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5,000 册

定价(6) 1.20 元

第六卷說明

本卷收入《沫若自傳》第一卷——《少年时代》。其中，《我的童年》、《反正前后》和《黑貓》三篇，曾刊印过单行本。

《我的童年》是1928年的作品，初版于1929年，原名《我的幼年》，后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，曾先后改名为《幼年时代》和《童年时代》。

《反正前后》是1929年的作品，初版于1929年，后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，曾改名为《划时代的转变》。

《黑貓》曾收入1930年出版的中短篇集《黑貓与塔》，单行本初版于1931年。

《初出夔門》是1936年的作品，曾收入1936年出版的短篇集《豕蹄》。

这四篇作品后来由作者重新編定，于1947年合为一册刊行，即《沫若自传》第一卷——《少年时代》。现在是根据《少年时代》的初版本，同时又經過了作者的修訂。



1912年在京都

何使我們自己做了些阻礙自己的路，害了下一代的少年人，
那倒真是正應後悔的事。自己想着良心自問，似乎還沒有
有做過那樣的事情。不過何使我真的做了，那能恐怕也不
會後悔了。

自己也沒有什麼天才。大体上是一個中等的資質，並
不怎麼聰明，也並不怎麼愚蠢罷，只是時代是一個天才的時
代，讓我們這些平常人四處碰壁。我自己頗感覺着也就像
太渡河裏面的水一樣，一道是崇山峻嶺中迂迴曲折地流着。
但我終歸也不失望。無是猶如時代過去了，讓它也成
為覺醒意識的資料吧。覺醒着的人應該睜開眼睛走路，
睜開眼睛為自己年輕的人們領路。

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

郭沫若

少年时代

沫若自传·第一卷

序

这里所收集的是民国二年以前我自己的生活动录，是把《我的童年》（一九二八）、《反正前后》（一九二九）、《初出夔门》（一九三六）几种合并在一道的。写的期间不同，笔调上多少不大一致，有时也有些重复的地方，但在内容上是蝉联着的，写的动机也依然一贯，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。

中国社会的蜕变是过了时的，这使我们这些出水的蜻蜓，要脱皮真是艰难。像我自己脱了五十多年，一直都还没有脱干净。难保不会僵绝在芦苇上？

我没有什么忏悔。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。假使我们自己做了些阻碍进化的路，害了下一代的少年人，那倒是真正应该忏悔的事。自己捫着良心自问，似乎还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。不过假使我真的做了，那我恐怕也不会忏悔了。

自己也没有什么天才。大体上是一个中等的资质，并不怎么聪明，也并不怎么愚蠢，只是时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，使我们这些平常人四处碰壁。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像

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，一直是在崇山峻岭中迂迴曲折地流着。

但我絲毫也不失望。無意識的时代过去了，讓它也成為覺醒意識的資料吧。覺醒着的人應該睜開眼睛走路，睜開眼睛為比自己年輕的人們領路。

郭沫若 1947年3月13日

第六卷目录

少年时代 (沫若自传·第一卷)

序.....	1
我的童年	1
反正前后	153
黑猫	265
初出夔門	303

我的童年

(1892——1909)

前 言

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資本制度轉換的时代，
我現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阡底挖出土来。
我不是想学 Augustine^① 和 Rousseau^② 要表述甚么懺悔，
我也不是想学 Goethe和 Tolstoy^③ 要描写甚么天才。
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，
或者也可以說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。

1928年12月12日

① 奥古斯丁 (353—430)，非洲迦太基人，中世紀哲学家，著有《懺悔录》、《神国》等書。

② 卢騷 (1712—1778)，法国哲学家、作家，著有《民約論》、《懺悔录》等書。

③ 歌德和托尔斯泰。

第 一 篇

大渡河流入岷江（府河）处的西南岸，聳立着一座嘉定府城，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“海棠香国”的地方，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經絕了种了。

从嘉定的大西門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，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（这大約是古書上的若水）。再往南走，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鎮，名叫沙灣，那便是我的故乡了。

沙灣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鎮一样，是一条直街。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闊的街檐，中間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。每逢二、四、七、十的場期，乡里人負担着自己的貨物到街上来贩卖。平常是异常清靜的街面，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場了。

場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連山，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，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，总爱用“綏山毓秀，沫水鍾灵”的字句。綏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，沫水就是大渡河了。

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，沙灣場的本身是完全沒有古迹的。

場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壩，听说那是旧沙灣場的废墟。在一百几十年前的“老丙午”，大渡河涨水把沙灣場冲沒了。后来才移到現在的場所的。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，有一座古庙名叫韓王庙，这所祀的韓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韓信，还是宋时的韓世忠。那以前大約是客省人的会館。

場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，有一道很清潔的茶溪，从峨眉山麓流下。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寬的石桥。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傾斜中，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。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賢嘉定人的安磐写的。只这一点怕是沙灣場的唯一的名迹。

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，刚好就像寺的山門一样。标记是“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”。但在乡中是連姓林的人也都沒有了。

尽管是沒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灣，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較起邻近的村鎮来，总是秀丽的，开朗的。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穎，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較适宜的原故。

特別可以記述的是那清潔的茶溪。

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。流到茶土寺的近旁，溪面便漸漸扩大了。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，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，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。因为这样，堤內的溪水自然匯成一个深潭。

水是十分清潔的，一切的游魚細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。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，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复着。

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，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，都有荔枝，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，有雪桃，这真是奇异的现象。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，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，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。

在我们乡下，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，一般人叫着“黄角”。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，因为发育的迅速，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，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。因为这样，乡里人总很嫌厌它。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，能在人身上作祟。每逢有病有痛，那迷信很深的人，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，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，拿去钉在树身上，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。像那容易膨胀的黄角，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。

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，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。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，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，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。

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，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。

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，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，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，后来在最

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賜舉人。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鳳毛麟角般的事体了。这位舉人可以說是时代悲剧的表現者，我在这兒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。

这位舉人姓陈。他原来是一位貧寒的儒医，在乡上开了一片小小的藥店。他年紀已經老了，接連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，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。中的虽然是恩舉，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，他穿起花衣补褂，四处拜客，大約得来的賀喜錢也是很不少的。

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舉人的頂戴，或者也可以說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賀喜錢，却才是害人的毒藥。他中了不上半年，因为是舉人，便可以“三妻二妾”了，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。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，把他所得的賀喜錢拐帶着，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。

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嘆息，說：“假使他不中这一个舉，不得这一笔賀喜錢，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，不至于遭这样的慘难罢。”

人的寿命，在当时的人看来，好像比名和利还要貴重一点。但事实上也并不見得是那样。乡里人的主要營業是糟房、茶店、烟館，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，便把生命都置諸度外的嗎？他如越貨行劫的勾当，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視為豪杰的行为。

* * *

銅河沙灣——土匪的巢穴！

嘉定人一提起我們沙灣，差不多沒有不發生出这个联

想的。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銅河——大渡河的俗名，而銅河的土匪頭領大多出在我們沙灣。我們沙灣的土匪頭領如徐大漢子、楊三和尚、徐三和尚、王二狗兒、楊三花臉，都比我大不上六七歲。有的我們在小時還一同玩耍過的。

楊三和尚最有名，他在十几歲的時候便成了土匪。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邊上放風箏，楊三和尚也走來了。他已經是不敢十分公開行動的人，他走到我們旁邊來站了一會，但一翻身又滾在旁邊的一個坑裏去了。他說：“差人來了，請費心遮掩着。”我們朝遠方望去，果然看見來了幾位差人，是從城里縣衙門派來的背着前膛槍的皂隸。他們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務的。我們立在那坑旁邊，若無其事的一點也沒有移動。那差人們走近攏來，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。

楊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漢子的时候。徐大漢子也是我們場上的人，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頭領。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籠子裏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，楊三和尚領着他手下的弟兄趕去把他劫搶了回來，同時還殺死了一位陳把總。這件事真把鄉里鬧得天翻地覆了。本來是人人視為畏途的銅河，更好像完全化為了地獄。銅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樣。

事情發生了以後開了好多糧子^①到我們街上來，知府

① 當時稱兵為糧子。

大人和知县老爷都赶来了。我們真是看了不少的熱鬧。但在我們小人們以为熱鬧好玩的时候，老年人一个个都是悬心吊胆、食不下咽的。因为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一来，他們便要剿灭我們沙灣場，說沙灣場一場的人都是窩匪。父母大老爷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，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体了。

全街的紳粮們不知道告了多少饒（恐怕还送了不少的“程仪”），两位青天大老爷才准許专抄楊三和尚的家。楊三和尚的家是在場上，就在我們住家的斜对面。青天大老爷的天恩虽然已允許了专抄楊三和尚的家，但他們的头脑真是聪明，他們要叫差人点起火来，就来烧毁那楊家的房子。这和烧毁全場有什么区别呢？櫛比着的街房中無論怎样有灵的天火，怎能只乾脆地烧毁一家？为这事当然又苦了那十几个秀才的頂戴。他們朝衣朝冠的屢次求情，最后才办到把房廊拆毀之后运往大渡河前去焚烧。一般的人說，这是青天大老爷們的無量恩德，同时不用說也增进了那十几个亮銅頂子的光耀了。

就这样，費了不少的周折，在府县到后的第三天上，楊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烧起来。那时候的光景真可說是壮观了。堂皇的一列三間一連三进的房子，連拆带烧整整費了一天的工夫，在大渡河边上，好像火烧連营八百里一样連烧了二十几大堆。我們小人們不消說很愉快，老人們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性，高談他們的福善祸淫的老教条了。他們也是很愉快的。周年四